

电影剧本叢書

波罗的海代表

德艾里 拉赫曼諾夫 扎尔赫依 赫依費茨著



藝術出版社

电影剧本叢書

電影藝術出版社編

波 罗 的 海 代 表

И. 德 艾 里 И. 托 赫 曼 諾 夫 著
А. 扎 尔 赫 依 И. 赫 依 費 茨

傅 佩 府 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波 罗 的 海 代 表

Л. 德 艾 里 А. 扎 尔 赫 依
Л. 拉 赫 曼 諾 夫 Л. 赫 依 費 茨 著
傅 佩 珩 譯
电 影 藝 術 編 譯 社 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号)

北 京 新 西 便 條 胡 同 四 号

抗 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變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 (84) 字 7 · 42 开

開 本 31"×43" 1/32 印 張 2 $\frac{3}{8}$ 插 頁 6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1 3200

定 價 (7) 0.32 元

Д. ДОЛЬ, А. ЗАРУХИ, Л. РАХМАНОВ, М. ХЕИФИЦ
ДЕПУТАТ БАЛТИК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1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 容 說 明

“波罗的海代表”是苏联最傑出的影片之一。剧本通过偉大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波列沙耶夫教授的形象，說明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波列沙耶夫教授是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後立即站到革命立場上来的先进科学工作者之一。他热爱科学，热爱自己的祖国，热望着以科学为人民和革命的事业服务；他以爱国者火焰般的熱情参加了革命鬥爭。在党的有力的支持、鼓舞和無限的关怀与愛護下，他坚决無情地揭露了与人民为敌的反動知識分子的伪装，表現了俄罗斯先进科学思想的真正代表者的崇高品質，指出了科学工作者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來，才能發揮科学的革命改造作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彼得格勒只剩下四天的糧食了。

雨聲漸歷，輕快柔和的鋼琴聲和雨點擊打地面的聲音相互交織着。

顯然，在燈光閃爍的窗子裏有人正在彈着鋼琴。從窗口射出來的微弱的煤油燈光，照在濕淋淋的、排着長隊等候領取麵包的人們身上。

飢寒交迫的人們含怒地瞪着燈光閃爍的二層樓的樓窗。一隻狗眨着一双聰明的眼睛，舉起前爪坐在泥潭裏作揖。牠身上白色、美麗的披衣已經磨得千瘡百孔了，彩帶結成的頸花歪在一邊，周身的細毛揉成了一團疙瘩。

牠在乞求麵包。

沃羅比約夫排在行列裏，站在一個拄着拐杖的殘廢人的身旁。雨水沿着他的黑色氈帽簷往下流着。他用一隻戴着手套的纖細的手扶着一件大衣的領子，戒備地、惡意地用眼

睛掃着身旁的人們，扫着那藉行軍灯讀書的青年工人。沃罗比約夫低下頭來，在大衣袋裏摸索着，找到一些碎餅乾，丟給了那隻狗。

「真有同情心！」行列裏有誰譏諷地說。

聲中斷了。稀稀落落的槍聲在街巷裏激起了迴聲。領取麵包的行列刷地退到牆角跟前。人們頓時肅靜下來。沃罗比約夫緊閉了兩眼。

看書的青年側耳听了一會兒，隨即安詳地翻過一頁書來。

貼在板壁上的一張佈告被雨水淋打着。

佈告：

……工人同志們、紅色近衛軍和士兵同志們：同飢餓作鬥爭不能依靠別人，只有靠我們自己。為了拯救共和國，彼得格勒蘇維埃決定号召全體工人和士兵羣衆同投机者和掠夺者進行鬥爭。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們應該組成幾千個小隊（每隊十至十五人）……

另一張佈告。被雨水沖得只剩下了半截：

……當場逮捕的和被証實有充公罪証的投机者，小隊得就地槍決……

远处傳來一聲槍响……

一隊武裝的士兵和水兵緩慢地在水窪裏走着。四張由於飢餓和睡眠不足而變得削瘦憔悴的面孔。

走在最前面的是水兵庫潑里雅諾夫。

小隊停下來。庫潑里雅諾夫朝昏昏裏凝視着。

透過雨霧，可以看見半掩着的倉庫大門。

在一輛載滿袋子的小車旁邊站着兩個人。

發現小隊，他們就趕緊躲到翻倒的木桶後面，其中一人從小車後面探出身來，放了一槍。

庫潑里雅諾夫向黑暗裏喊叫：

「舉起手來，混蛋！」

那兩個人順着木桶和袋子逃走了。

追緝。零落的槍聲越發襯托出市街中緊張的寂靜。向巡邏隊開槍的那人跑進胡同裏來，逕直向着領麵包的行列衝了過去。

气喘咻咻的竊犯和飢餓的羣衆面對面地呆立了片刻。

「站住，混蛋！」黑暗裏傳來庫潑里雅諾夫的吆喝聲。

那人拔腿就跑。兵士、水兵隨後追去。

排着隊領麵包的人羣全都變成追捕者了。但是，也还不能說是全部：在被雨水淋濕了的金黃色的麵包幌子下，麵包房的門前還站着兩個人沒有動，那就是拄着双拐的殘廢人和沃罗比約夫。

沃罗比約夫看見他面前沒有人，於是就推門走進了麵包房。

婦女們揪着被抓住的竊犯走來。庫潑里雅諾夫小隊在一旁看押着。

庫潑里雅諾夫對一個小水兵說：

「去找一個人來作証人，要找個有文化的，好寫罪狀書……」

庫潑里雅諾夫命令婦女們放開竊犯。他現在已經無處可逃了，周圍全是人，何況還有小隊的兵端着槍在戒备着。

行列向犯罪的現場走去——走近掀翻的木桶——倉庫的門前。木桶被放倒在空地的中央，當作桌子。桶上放了一盞行軍燈。

審判員是由行列裏的婦女、士兵和水兵組成的。他們圍在木桶的周圍。小水兵引着惶恐不安的沃罗比約夫走來，讓他在木桶旁坐下，好像讓坐在桌旁似的。沃罗比約夫手

裏拿着麵包和鹹青魚。他嫌憎地用他那纖細的指尖捏着鹹魚。

「我替您拿着，您寫吧！」

小水兵从沃罗比約夫手裏接過鹹青魚和麵包，暫時代他保管着。

沃罗比約夫掏出鉛筆來，用顫抖的手在木桶上攤平寫罪狀書的紙。

「見證人和被害的同志們，」庫潑里雅諾夫說。「根據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在你們公正的眼前，我們應該槍斃這個人民的敵人……我們寫下這個叛徒和槍斃犯的罪行。我們無產階級糧食小隊号召大家在這張判決書上簽名……」

婦女、士兵、水兵圍住木桶和驚恐的沃罗比約夫。

沃罗比約夫从人羣中擠了出來，近視眼望着脚下的水窪，急忙走開。

一聲槍响。沃罗比約夫不由得一哆嗦，夾鼻眼鏡就掉在泥濘裏了。他彎下身去，用顫抖的手指在濕漉漉的石头馬路上摸索了很久。

波列沙耶夫家的樓梯。一片昏暗。沃罗比約夫拿着小半截蠟燭緩慢地走上梯階。麵包和蠟燭擎在一隻手裏，青魚拿在另一隻手裏，樓梯的欄杆倒映出奇異的陰影。

急促的脚步從後面追上了沃羅比約夫。來者想借光上樓。

沃羅比約夫被腳步聲嚇住了。他驚恐地望着下面，身子貼緊牆壁，等待着。

一個官吏模樣的人急急忙忙跑上梯階的平台，他手裏拿的，衣袋裏裝的，都是酒瓶。當他看清並認出了沃羅比約夫以後，就笨拙地用力把酒瓶往衣袋裏塞。

「沃羅比約夫先生，」他用拿酒瓶的手碰了碰制帽的帽簷，悄聲說。「您別見怪。不喝掉，橫豎也要給那羣水兵搶走的。」

「我不怪您，」沃羅比約夫回答說。

官吏飛快地沿着梯階跑上了更上一層樓去。沃羅比約夫趕忙敲門，門上釘着一塊瑯牌：

季米特里·伊拉里昂諾維奇·波列沙耶夫教授

門上的鐵鍊並沒有摘下，只是輕輕地開了一條細縫。

「是我，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夫娜，」沃羅比約夫說。

一個高身材的中年婦人打開了門。

沃羅比約夫這時才恢復了常態，趕緊仔細地關好門，上了鎖，掛上了鍊，然後輕輕地舒了一口气，在外間的衣架旁脫下了大衣。

「維肯基，您這是怎麼啦？您在哪兒把眼鏡打碎了？」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吃驚地問。

「外面很黑，讓鉄絲網絆了一跤，」沃羅比約夫扯了一句謊。「瞧，（把青魚和麵包遞給瑪利亞）這就是新政權發給劍橋大學的榮譽博士波列沙耶夫教授的口糧。」

「謝謝您。」

「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人家只肯給青魚和麵包。我不知道到底是拿还是不拿。結果，還是拿來了。」

「要是沒有您，我們就更難办了，親愛的……」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感激地說。

沃羅比約夫脫掉大衣，摘下帽子。

「舖子裏告訴我，說咱們都是吃二等口糧的。咱們的季米特里·伊拉里昂諾維奇現在也得吃二等口糧……吃口糧的波列沙耶夫，吃口糧的普希金，吃口糧的托爾斯泰……的確不坏啊！」

他們走進飯廳。

「咱們這位吃口糧的人，整整一天啦，還一點東西也沒吃呢。他在趕他那本書。這

還不算；今天早晨又在寫一篇什麼稿子。」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說。

「什麼稿子？」沃羅比約夫急躁地問。

「我不知道，沒有叫我給他抄寫。他很着急，當時就把草稿交出去了。」

「已經交出去了？」沃羅比約夫厭惡地嗅了嗅沾有青魚味的纖細的手指，若有所思地問。

「是的，報社派人來取走的，明天早晨就要登出來了。」

沃羅比約夫滿意地說：

「唔，當然，早就該寫了，全體知識分子都在等着他的支持。他很善於寫這類東西！只是，還要設法搶救他的這本稿子！」

沃羅比約夫高興起來了，吻了吻瑪利亞的手。她端來了一杯熱茶，茶杯在她手裏直晃動。她走過飯廳，沃羅比約夫跟在她後面。

他們走出客廳。她的脚步越來越猶豫，沃羅比約夫也小心翼翼地踏起脚尖，輕聲說：

「沒關係，有必要的話，我們親自動手排字。」
他們在來到通向書室的神聖的房門前，停了下來。可以聽見立在地板上的高大古老

的時鐘的鐘擺在規律地擺動着。時鐘敲了一下，沉重的鐘鳴傳遍了整個住宅。

「在他工作的時候，我真是怕……」

她想要敲門，又有些猶豫。沃羅比約夫貼在門上听了听動靜，正待鼓足勇氣舉起手來，但是……

从正門口傳來了命令的、急迫的敲門聲。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嚇得幾乎失手摔掉了手裏的茶杯。敲門聲更猛烈了……驚慌失色的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跑去開門，她跑過客廳，跑出飯廳——跑進衣帽間，跑到正門前。

「天哪，誰這麼敲門哪？」她問

「開開吧！」傳來粗啞的命令聲。「我們是來搜查的！」

她把茶杯擱在茶几上，用哆嗦的手摘下了鉄鍊，敞開了房門。

「我求你們輕一點。波列沙耶夫教授在工作，」她說。

水兵庫潑里雅諾夫走進敞開的門裏。他身後還跟着一名水兵，一個穿大皮襖的看門人和一個在睡衣上披着大衣的滿臉睡意的搜查見証人（看樣子，是個學徒）。

「誰是戶主？」庫潑里雅諾夫毅然地問。

「不能見他。他在工作，」老太太祈求地望着水兵剛毅的面孔。

「波列沙耶夫教授……他在著書，不能打攪他。你懂嗎？」及時趕來的沃羅比約夫開導地說。

「我們懂。怎麼走法？」不等回答，庫激里雅諾夫就帶着他的小隊朝飯廳走去。

沃羅比約夫和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像以前一樣，脚步越來越遲緩，走出飯廳，走完客廳——走近他們所畏怯的房門，後面跟着其餘的人。

一行人在門前停下來，沃羅比約夫做了個手勢——請敲門吧。

庫激里雅諾夫握住門柄，不慌不忙地推開了房門。

波列沙耶夫的書室，寬大的窗子。看不見牆壁，只見从下到上直達天花板都是插滿書籍的書架，桌上擺滿了書，地板上也堆着書。桌前的沙發上放着一本翻開來的書。書桌的一端擺着，緊煤油燈。牆上掛着達爾文、門德列也夫和波列沙耶夫本人的肖像。一個敞着櫥門的不大的衣櫥立在靠門的牆角裏，櫥裏掛着衣服。

坐在桌旁，正對着走進來的人們的，就是波列沙耶夫。他依舊沒有从他的手稿上抬起頭來。

他的手在匆忙地寫完這一頁紙。他有着一副安詳而又嚴肅的，老年人的臉，濃密的

白髭和一大把楔形的鬍子。白髮整齊地分梳着，覆在巨大的头上。

他知道有人走進了書房，但還是沒有抬起頭來。

「慕霞●，我不是告訴過，不許打攪我嗎？」他並沒間斷工作地說。

「波列沙耶夫，搜索你來啦！」瑪利亞·阿列克桑德羅弗娜胆怯地回答說。

波列沙耶夫抬起頭來，看見站在門旁的庫潑里雅諾夫。他還是不完全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思想依舊集中在文稿上。

「根據革命委員會的決議，」庫潑里雅諾夫說。「資產階級把餘糧都藏起來了，我們一定要搜查出來，現在全市的糧食情況很緊張。」

庫潑里雅諾夫逕直對着書桌走來，抓起一隻粗大的鉛筆就這麼一頓，好像點了一個點似的。

這麼一來，可把波列沙耶夫真的激怒了。看樣子，使教授生氣的，與其說是水兵的來臨和他所說的話，倒不如說是他說話的腔調和他拿鉛筆敲桌子的行動。

「你別給我上課！」他嚷着。「我自己就會給人上課！坐下來吧！」

庫潑里雅諾夫一時反而沒了主意。他習見的是那些一見了他就發抖，一看見子彈帶和手槍就張口結舌的資產階級。而現在，這種接待却多少有些出乎意外，於是，他就機械地往沙發上坐去。

「您往哪兒坐啊？」教授叫了起來。「那兒有書……有稿子……」

庫潑里雅諾夫从沙發上拿起來着一疊手稿的文件夾來，捧在手裏，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你既然拿起來了，就放在桌上吧，」波列沙耶夫怒氣未消地說。

庫潑里雅諾夫笨手笨腳地把文件夾往桌上一捧，幾頁手稿散落到地上來了。

「真見鬼！您這是怎麼搞的？」老头子氣極了，从桌後衝了出來。

「我的天哪！他什麼也不懂！」他喊叫着。「这是我的書啊！一頁手稿就是一整夜不睡覺啊！」

他拾起散落的稿子，从非常尷尬的水兵手裏一把奪過了文件夾，放在桌上。

「好吧，現在您既然已經把書放好了，那您就坐下吧，」教授稍微平靜了一些，說。

庫潑里雅諾夫坐到沙發上了。另一個揹槍的水兵站在門口，侷促不安地挪動着腳。看門人脫下帽子，深深鞠了一躬。

難堪的沉默。

庫潑里雅諾夫惴惴不安，端起了一隻細磁小茶杯，一口气喝乾了裏面的水。

另一個水兵不知所措地掏出了紙煙。書房裏的時鐘敲了十下。

「您坐在那兒幹什麼啊？」一刻也不肯安靜的老頭子又嚷嚷起來了。「你們不是來搜查的嗎？這不簡直是浪費時間！」

庫潑里雅諾夫用眼睛把書房機械地溜了一轉，於是走向敞着櫥門的衣櫥，從掛勾上取下了一件非常惹人注目的衣服——衣裾上鑲着紅边的天鵝絨的大長袍。他莫名其妙地搖了搖頭。

「是大主教穿的吧？是嗎？」

「他怎麼什麼都不懂啊！」老頭子大吃一驚。「大主教穿的？這是偉大的牛頓穿的袍子。」

「誰？」庫潑里雅諾夫沒听懂，扭过头來問。

「牛頓！物理學家！」

「啊——啊——啊！」庫潑里雅諾夫用低啞的聲音應着。「啊，牛頓……」

於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突然惡狠狠地從那個水兵口裏夺下了紙煙，命令道：